舊唐書/卷189上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孝友 ◄

舊唐書
卷一百八十九上
列傳第一百三十九上　儒學上

► 儒學下

古稱儒學家者流，本出於司徒之官，可以正君臣，明貴賤，美教化，移風俗，莫若於此焉。故前古哲王，咸用儒術之士；漢家宰相，無不精通一經。朝廷若有疑事，皆引經決定，由是人識禮教，理致升平。近代重文輕儒，或參以法律，儒道既喪，淳風大衰，故近理國多劣於前古。自隋氏道消，海內版蕩，彝倫攸斁，戎馬生郊，先代之舊章，往聖之遺訓，掃地盡矣！

及高祖建義太原，初定京邑，雖得之馬上，而頗好儒臣。以義寧三年五月，初令國子學置生七十二員，取三品已上子孫；太學置生一百四十員，取五品已上子孫；四門學生一百三十員，取七品已上子孫。上郡學置生六十員，中郡五十員，下郡四十員。上縣學並四十員，中縣三十員，下縣二十員。武德元年，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，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。二年，詔曰：

盛德必祀，義存方策，達人命世，流慶後昆。建國君人，弘風闡教，崇賢彰善，莫尚於茲。自八卦初陳，九疇攸敘，徽章互垂，節文不備。爰始姬旦，匡翊周邦，創設禮經，尤明典憲。啟生人之耳目，窮法度之本源，化起《二南》，業隆八百；豐功茂德，冠於終古。暨乎王道既衰，頌聲不作，諸侯力爭，禮樂陵遲。粵若宣父，天資睿哲；經綸齊、魯之內，揖讓洙、泗之間；綜理遺文，弘宣舊制。四科之教，歷代不刊；三千之文，風流無歇。

惟茲二聖，道著群生，守祀不修，明褒尚闕。朕君臨區宇，興化崇儒，永言先達，情深紹嗣。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、孔子廟各一所，四時致祭。仍博求其後，具以名聞，詳考所宜，當加爵土。是以學者慕向，儒教聿興。

至三年，太宗討平東夏，海內無事，乃銳意經籍，於秦府開文學館。廣引文學之士，下詔以府屬杜如晦等十八人為學士，給五品珍膳，分為三番更直，宿於閣下。

及即位，又於正殿之左，置弘文學館，精選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、褚亮、姚思廉等，各以本官兼署學士，令更日宿直。聽朝之暇，引入內殿，講論經義，商略政事，或至夜分乃罷。又召勛賢三品已上子孫，為弘文館學士。

貞觀二年，停以周公為先聖，始立孔子廟堂於國學，以宣父為先聖，顏子為先師。大徵天下儒士，以為學官。數幸國學，令祭酒、博士講論。畢，賜以束帛。學生能通一大經已上，咸得署吏。又於國學增築學舍一千二百間，太學、四門博士亦增置生員，其書算合置博士、學生，以備藝文，凡三千二百六十員。其玄武門屯營飛騎，亦給博士，授以經業；有能通經者，聽之貢舉。是時四方儒士，多抱負典籍，雲會京師。俄而高麗及百濟、新羅、高昌、吐蕃等諸國酋長，亦遣子弟請入於國學之內。鼓篋而升講筵者，八千餘人。濟濟洋洋焉，儒學之盛，古昔未之有也。

太宗又以經籍去聖久遠，文字多訛謬，詔前中書侍郎顏師古考定《五經》，頒於天下，命學者習焉。又以儒學多門，章句繁雜，詔國子祭酒孔穎達與諸儒撰定《五經》義疏，凡一百七十卷，名曰《五經正義》，令天下傳習。

十四年，詔曰：「梁皇侃、褚仲都，周熊安生、沈重，陳沈文阿、周弘正、張譏，隋何妥、劉炫等，並前代名儒，經術可紀。加以所在學徒，多行其疏，宜加優異，以勸後生。可訪其子孫見在者，錄名奏聞，當加引擢。」

二十一年，又詔曰：「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谷梁赤、伏勝、高堂生、戴聖、毛萇、孔安國、劉向、鄭眾、杜子春、馬融、盧植、鄭玄、服虔、何休、王肅、王弼、杜元凱、范寧等二十一人，並用其書，垂於國胄。既行其道，理合褒崇。自今有事太學，可與顏子俱配享孔子廟堂。」其尊重儒道如此。

高宗嗣位，政教漸衰，薄於儒術，尤重文吏。於是醇醲日去，畢競日彰，猶火銷膏而莫

之覺也。及則天稱制，以權道臨下，不吝官爵，取悅當時。其國子祭酒，多授諸王及駙馬都尉，準貞觀舊事。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，皆講《五經》題。至是，諸王與駙馬赴上，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。至於博士、助教，唯有學官之名，多非儒雅之實。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，又拜洛，封嵩嶽，將取弘文國子生充齊郎行事，皆令出身放選，前後不可勝數。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，唯苟希僥幸。二十年間，學校頓時隳廢矣。

玄宗在東宮，親幸太學，大開講論，學官生徒，各賜束帛。及即位，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。又置集賢院，招集學者校選，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。以為《儒學篇》。

徐文遠

徐文遠，洛州偃師人，陳司空孝嗣玄孫，其先自東海徙家焉。父徹，梁秘書郎，尚元帝女安昌公主而生文遠。屬江陵陷，被虜於長安，家貧無以自給。其兄休，鬻書為事，文遠日閱書於肆，博覽《五經》，尤精《春秋左氏傳》。時有大儒沈重講於太學，聽者常千餘人。文遠就質問，數日便去。或問曰：「何辭去之速？」答曰：「觀其所說，悉是紙上語耳，僕皆先已誦得之。至於奧賾之境，翻似未見。」有以其言告重者，重呼與議論，十餘反，重甚嘆服之。

文遠方正純厚，有儒者風。竇威、楊玄感、李密皆從其受學。開皇中，累遷太學博士。詔令往并州，為漢王諒講《孝經》、《禮記》。及諒反，除名。大業初，禮部侍郎許善心舉文遠與包愷、褚徽、陸德明、魯達為學官，遂擢授文遠國子博士，愷等並為太學博士。時人稱文遠之《左氏》、褚徽之《禮》、魯達之《詩》、陸德明之《易》，皆為一時之最。文遠所講釋，多立新義，先儒異論，皆定其是非，然後詰駁諸家，又出己意，博而且辨，聽者忘倦。

後越王侗署為國子祭酒。時洛陽饑饉，文遠出城樵采，為李密軍所執。密令文遠南面坐，備弟子禮北面拜之。文遠曰：「老夫疇昔之日，幸以先王之道，仰授將軍。時經興替，倏焉已久。今將軍屬風雲之際，為義眾所歸，權鎮萬物，威加四海，猶能屈體弘尊師之義，此將軍之德也，老夫之幸也！既荷茲厚禮，安不盡言乎！但未審將軍意耳！欲為伊、霍繼絕扶傾，雖遲暮，猶願盡力；若為莽、卓乘危迫險，則老夫耄矣，無能為也。」密頓首曰：「昨奉朝命，垂拜上公，冀竭庸虛，匡奉國難。所以未朝見者，不測城內人情。且欲先征化及，報復冤恥，立功贖罪，然後凱旋，入拜天闕。此密之本意，惟先生教之。」文遠曰：「將軍名臣之子，累顯忠節，前受誤於玄感，遂乃暫墜家聲。行迷未遠，而

回車復路，終於忠孝，用康家國，天下之人，是所望於將軍也。」密又頓首曰：「敬聞命矣，請奉以周旋。」

及征化及還，而王世充已殺元文都等，權兵專制。密又問計於文遠，答曰：「王世充亦門人也，頗得識之。是人殘忍，意又褊促，既乘此勢，必有異圖。將軍前計為不諧矣，非破王世充，不可朝覲。」密曰：「嘗謂先生儒者，不學軍旅之事，今籌大計，殊有明略。」

及密敗，復入東都，王世充給其廩食，而文遠盡敬，見之先拜。或問曰：「聞君踞見李密，而敬王公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李密，君子也，能受酈生之揖；王公，小人也，有殺故人之義。相時而動，豈不然歟！」後王世充僭號，復以為國子博士。因出樵采，為羅士信獲之，送於京師，復授國子博士。

武德六年，高祖幸國學，觀釋奠，遣文遠發《春秋》題，諸儒設難蜂起，隨方占對，皆莫能屈。封東莞縣男。年七十四，卒官。撰《左傳音》三卷、《義疏》六十卷。孫有功，自有傳。

陸德明

陸德明，蘇州吳人也。初受學於周弘正，善言玄理。陳大建中，太子徵四方名儒，講於承先殿。德明年始弱冠，往參焉。國子祭酒徐克開講，恃貴縱辨，眾莫敢當；德明獨與抗對，合朝賞嘆。解褐始興王國左常侍，遷國子助教。陳亡，歸鄉里。隋煬帝嗣位，以為秘書學士。大業中，廣召經明之士，四方至者甚眾。遣德明與魯達、孔褒俱會門下省，共相交難，無出其右者。授國子助教。王世充僭號，封其子為漢王，署德明為師，就其家，將行束脩之禮。德明恥之，因服巴豆散，臥東壁下。王世充子入，跪床前，對之遺痢，竟不與語。遂移病於成皐，杜絕人事。

王世充平，太宗徵為秦府文學館學士，命中山王承乾從其受業。尋補太學博士。後高祖親臨釋奠，時徐文遠講《孝經》，沙門惠乘講《波若經》，道士劉進喜講《老子》，德明難此三人，各因宗指，隨端立義，眾皆為之屈。高祖善之，賜帛五十匹。

貞觀初，拜國子博士，封吳縣男。尋卒。撰《經典釋文》三十卷、《老子疏》十五卷、《易疏》二十卷，並行於世。太宗後嘗閱德明《經典釋文》，甚嘉之，賜其家束帛二百

段。

子敦信，龍朔中官至左侍極，同東西臺三品。

曹憲

曹憲，揚州江都人也。仕隋為秘書學士。每聚徒教授，諸生數百人。當時公卿已下，亦多從之受業。憲又精諸家文字之書，自漢代杜林、衛宏之後，古文泯絕，由憲，此學復興。

大業中，煬帝令與諸學者撰《桂苑珠叢》一百卷，時人稱其該博。憲又訓註張揖所撰《博雅》，分為十卷，煬帝令藏於秘閣。

貞觀中，揚州長史李襲譽表薦之，太宗徵為弘文館學士。以年老不仕，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，學者榮之。

太宗又嘗讀書有難字，字書所闕者，錄以問憲，憲皆為之音訓及引證明白，太宗甚奇之。年一百五歲卒。所撰《文選音義》，甚為當時所重。初，江、淮間為《文選》學者，本之於憲，又有許淹、李善、公孫羅復相繼以《文選》教授，由是其學大興於代。

附 許淹

許淹者，潤州句容人也。少出家為僧，後又還俗。博物洽聞，尤精詁訓。撰《文選音》十卷。

附 李善

李善者，揚州江都人。方雅清勁，有士君子之風。明慶中，累補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、崇賢館直學士，兼沛王侍讀。嘗註解《文選》，分為六十卷，表上之。賜絹一百二十匹，詔藏於秘閣。除潞王府記室參軍，轉秘書郎。乾封中，出為經城令。坐與賀蘭敏之周密，配流姚州。後遇赦得還，以教授為業，諸生多自遠方而至。又撰《漢書辯惑》三十卷。載初元年卒。子邕，亦知名。

附 公孫羅

公孫羅，江都人也。歷沛王府參軍，無錫縣丞。撰《文選音義》十卷，行於代。

歐陽詢

歐陽詢，潭州臨湘人，陳大司空頠之孫也。父紇，陳廣州刺史，以謀反誅。詢當從坐，僅而獲免。陳尚書令江總與紇有舊，收養之，教以書計。雖貌甚寢陋，而聰悟絕倫，讀書即數行俱下，博覽經史，尤精《三史》。仕隋為太常博士。高祖微時，引為賓客。及即位，累遷給事中。

詢初學王羲之書，後更漸變其體，筆力險勁，為一時之絕。人得其尺牘文字，咸以為楷範焉。高麗甚重其書，嘗遣使求之。高祖嘆曰：「不意詢之書名，遠播夷狄，彼觀其跡，固謂其形魁梧耶！」

武德七年，詔與裴矩、陳叔達撰《藝文類聚》一百卷。奏之，賜帛二百段。

貞觀初，官至太子率更令、弘文館學士，封渤海縣男。年八十餘卒。

詢子 通

子通，少孤，母徐氏教其父書。每遺通錢，紿云：「質汝父書跡之直。」通慕名甚銳，晝夜精力無倦，遂亞於詢。儀鳳中，累遷中書舍人。丁母憂，居喪過禮。起復本官，每入朝，必徒跣至皇城門外。直宿在省，則席地藉槁。非公事不言，亦未嘗啟齒。歸家必衣縗绖，號慟無恆。自武德已來，起復後而能哀戚合禮者，無與通比。年兇未葬，四年居廬不釋服，家人冬月密以氈絮置所眠席下，通覺，大怒，遽令徹之。

五遷，垂拱中至殿中監，賜爵渤海子。天授元年，封夏官尚書。二年，轉司禮卿，判納言事。為相月餘，會鳳閣舍人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為皇太子，通與岑長倩固執以為不可，遂忤諸武意，為酷吏所陷，被誅。神龍初，追復官爵。

朱子奢

朱子奢，蘇州吳人也。少從鄉人顧彪習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後博觀子史，善屬文。隋大業中，直秘書學士。及天下大亂，辭職歸鄉里，尋附於杜伏威。武德四年，隨伏威入朝，授國子助教。貞觀初，高麗、百濟同伐新羅，連兵數年不解，新羅遣使告急。乃假子奢員外散騎侍郎充使，喻可以釋三國之憾，雅有儀觀，東夷大欽敬之，三國王皆上表謝罪，賜遣甚厚。

初，子奢之出使也，太宗謂曰：「海夷頗重學問，卿為大國使，必勿藉其束脩，為之講說。使還稱旨，當以中書舍人待卿。」子奢至其國，欲悅夷虜之情，遂為發《春秋左傳》題，又納其美女之贈。使還，太宗責其違旨，猶惜其才，不至深譴，令散官直國子學。轉諫議大夫、弘文館學士，遷國子司業，仍為學士。

子奢風流蘊藉，頗滑稽，又輔之以文義，由是數蒙宴遇，或使論難於前。十五年卒。

張士衡

張士衡，瀛州樂壽人也。父之慶，齊國子助教。士衡九歲喪母，哀慕過禮。父友齊國博士劉軌思見之，每為掩泣。謂其父曰：「昔伯饒號『張曾子』，亦豈能遠過！吾聞君子不親教，當為成就之。」及長，軌思授以《毛詩》、《周禮》，又從熊安生及劉焯受《禮記》，皆精究大義。此後遍講《五經》，尤攻《三禮》。仕隋為餘杭令，後以年老歸鄉里。

貞觀中，幽州都督、燕王靈夔備玄纁束帛之禮，就家迎聘，北面師之。庶人承乾在東宮，又加旌命。及至洛陽宮謁見，太宗延之升殿，賜食，擢授朝散大夫、崇賢館學士。承乾見之，問以齊氏滅亡之由緒，對曰：「齊後主悖虐無度，昵近小人。至如高阿那瑰、駱提婆、韓長鸞等，皆奴僕下才，兇險無賴，是信是使，以為心腹。誅害忠良，疏忌骨肉。窮極奢靡，剝喪黎元。所以周師臨郊，人莫為用，以至覆滅，實此之由。」承乾又問曰：「布施營功德，有果報不？」對曰：「事佛在於清淨無欲，仁恕為心。如其貪婪無厭，驕虐是務，雖復傾財事佛，無救目前之禍。且善惡之報，若影隨形，此是儒書之言，豈徒佛經所說。是為人君父，當須仁慈；為人臣子，宜盡忠孝。仁慈忠孝，則福祚攸永；如或反此，則殃禍斯及。此理昭然，願殿下勿為憂慮。」及承乾廢黜，敕給乘傳，令歸本鄉。十九年卒。

士衡既禮學為優，當時受其業擅名於時者，唯賈公彥為最焉。

賈公彥

賈公彥，洺州永年人。永徽中，官至太學博士。撰《周禮義疏》五十卷、《儀禮義疏》四十卷。

公彥子 大隱

子大隱，官至禮部侍郎。

附 李玄植

時有趙州李玄植，又受《三禮》於公彥，撰《三禮音義》行於代。玄植兼習《春秋左氏傳》於王德韶，受《毛詩》於齊威，博涉漢史及老、莊諸子之說。貞觀中，累遷太子文學、弘文館直學士。高宗時，屢被召見。與道士、沙門在御前講說經義，玄植辨論甚美，申規諷，帝深禮之。後坐事左遷汜水令，卒官。

張後胤

張後胤，蘇州昆山人也。父中，有儒學，隋漢王諒出牧并州，引為博士。後胤從父在并州，以學行見稱。時高祖鎮太原，引居賓館。太宗就受《春秋左氏傳》。武德中，累除燕王諮議參軍。

貞觀中，後胤上言：「陛下昔在太原，問臣：『隋氏運終，何族當得天下？』臣奉對：『李姓必得。公家德業，天下系心，若於此首謀，長驅關右，以圖帝業，孰不幸賴！』此實微臣早識天命。」太宗曰：「此事並記之耳。」因詔入賜宴，言及平昔，從容謂曰：「今弟子何如？」後胤對曰：「昔孔子領徒三千，達者無子男之位。臣翼贊一人，為萬乘主，計臣功逾於先聖。」太宗甚悅，賜良馬五匹，拜燕王府司馬。遷國子祭酒，轉散騎常侍。

永徽初，請致仕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給賜並同職事。卒，贈禮部侍郎，陪葬昭陵。

蓋文達

蓋文達，冀州信都人也。博涉經史，尤明《三傳》。性方雅，美須貌，有士君子之風。刺史竇抗嘗廣集儒生，令相問難，其大儒劉焯、劉軌思、孔穎達咸在坐，文達亦參焉。既論難，皆出諸儒意表，抗大奇之，問曰：「蓋生就誰受學？」劉焯對曰：「此生岐嶷，出自天然。以多問寡，焯為師首。」抗曰：「可謂冰生於水而寒於水也。」

武德中，累授國子助教。太宗在藩，召為文學館直學士。貞觀十年，遷諫議大夫，兼弘文館學士。十三年，除國子司業。俄拜蜀王師，以王有罪，坐免。十八年，授崇賢館學士。尋卒。其宗人文懿，亦以儒業知名，當時稱為「二蓋」焉。

文達宗人 文懿

文懿者，貝州宋城人也。武德初，歷國子助教。時高祖別於秘書省置學，教授王公之子，時以文懿為博士。文懿嘗開講《毛詩》，發題，公卿咸萃，更相問難，文懿發揚風雅，甚得詩人之致。貞觀中，卒於國子博士。

谷那律

谷那律，魏州昌樂人也。貞觀中，累補國子博士。黃門侍郎褚遂良稱為「九經庫」。尋遷諫議大夫，兼弘文館學士。嘗從太宗出獵，在途遇雨，因問：「油衣若為得不漏？」那律曰：「能以瓦為之，必不漏矣。」意欲太宗不為畋獵。太宗悅，賜帛二百段。永徽初，卒官。

蕭德言

蕭德言，雍州長安人，齊尚書左僕射思話玄孫也。本蘭陵人，陳亡，徙關中。祖介，梁侍中、都官尚書。父引，陳吏部侍郎。並有名於時。德言博涉經史，尤精《春秋左氏傳》，好屬文。貞觀中，除著作郎，兼弘文館學士。

德言晚年尤篤志於學，自晝達夜，略無休倦。每欲開《五經》，必束帶盥濯，危坐對之。妻子候間請曰：「終日如是，無乃勞乎？」德言曰：「敬先聖之言，豈憚如此！」時高宗為晉王，詔德言授經講業。及升春宮，仍兼侍讀。尋以年老，請致仕，太宗不許。又遺之書曰：

朕歷觀前代，詳覽儒林，至於顏、閔之才，不終其壽；遊、夏之德，不逮其學。惟卿幼挺珪璋，早標美譽。下帷閉戶，包括《六經》；映雪聚螢，牢籠百氏。自隋季版蕩，閣序無聞，儒道墜泥塗，《詩書》填坑穽。眷言墳典，每用傷懷。頃年已來，天下無事，方欲建禮作樂，偃武修文。卿年齒已衰，教將何恃！所冀才德猶茂，臥振高風，使濟南伏生，重在於茲日；關西孔子，故顯於當今。令問令望，何其美也！念卿疲朽，何以可言！

尋賜爵封陽縣侯。十七年，拜秘書少監。兩宮禮賜甚厚。二十三年，累表請致仕，許之。高宗嗣位，以師傅恩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永徽五年，卒於家，年九十七。高宗為之輟朝，贈太常卿。文集三十卷。

曾孫至忠，自有傳。

許叔牙

許叔牙，潤州句容人。少精於《毛詩》、《禮記》，尤善諷詠。貞觀初，累授晉王文學兼侍讀，尋遷太常博士。升春宮，加朝散大夫，遷太子洗馬，兼崇賢館學士，仍兼侍讀。嘗撰《毛詩纂義》十卷，以進皇太子。太子賜帛百段，兼令寫本付司經局。御史大夫高智周嘗謂人曰：「凡欲言《詩》者，必須先讀此書。」貞觀二十三年卒。子子儒。

叔牙子 子儒

子儒，亦以學藝稱。長壽中，官至天官侍郎、弘文館學士。子儒居選部，不以藻鑒為意，委令史句直，以為腹心。註官之次，子儒但高枕而臥，時雲「句直平配」。由是補授失序，無復綱紀，道路以為口實。其所註《史記》，竟未就而終。

敬播

敬播，蒲州河東人也。貞觀初，舉進士。俄有詔詣秘書內省佐顏師古、孔穎達修《隋史》，尋授太子校書。史成，遷著作郎，兼修國史。與給事中許敬宗撰《高祖》、《太宗實錄》，自創業至於貞觀十四年，凡四十卷。奏之，賜物五百段。太宗之破高麗，名所戰六山為駐蹕，播謂人曰：「聖人者，與天地合德，山名駐蹕，此蓋以鑾輿不復更東矣。」

卒如所言。

時梁國公房玄齡深稱播有良史之才，曰：「陳壽之流也。」玄齡以顏師古所註《漢書》，文繁難省，令播撮其機要，撰成四十卷，傳於代。尋以撰實錄功，遷太子司議郎。時初置此官，極為清望。中書令馬周嘆曰：「所恨資品妄高，不獲歷居此職。」參撰《晉書》，播與令狐德棻、陽仁卿、李嚴等四人總其類。

會刑部奏言：「準律：謀反大逆，父子皆坐死，兄弟處流。此則輕而不懲，望請改從重法。」制遣百僚詳議。播議曰：「昆季孔懷，天倫雖重，比於父子，性理已殊。生有異室之文，死有別宗之義。今有高官重爵，本廕唯逮子孫；祚土錫珪，餘光不及昆季。豈有不沾其廕，輒受其辜，背禮違情，殊為太甚！必期反茲春令，踵彼秋荼，創次骨於道德之辰，建深文於措刑之日，臣將以為不可。」詔從之。

永徽初，拜著作郎。與許敬宗等撰《西域圖》。後歷諫議大夫、給事中，並依舊兼修國史。又撰《太宗實錄》，從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，為二十卷。奏之，賜帛三百段。後坐事出為越州都督府長史。龍朔三年，卒官。播又著《隋略》二十卷。

劉伯莊

劉伯莊，徐州彭城人也。貞觀中，累除國子助教。與其舅太學博士侯孝遵齊為弘文館學士，當代榮之。尋遷國子博士，其後又與許敬宗等參修《文思博要》及《文館詞林》。龍朔中，兼授崇賢館學士。撰《史記音義》、《史記地名》、《漢書音義》各二十卷，行於代。

伯莊子 之宏

子之宏，亦傳父業。則天時，累遷著作郎，兼修國史。卒於相王府司馬。睿宗即位，以故吏贈秘書少監。

秦景通

秦景通，常州晉陵人也。與弟肹，尤精《漢書》，當時習《漢書》者皆宗師之，常稱景通為大秦君，暐為小秦君。若不經其兄弟指授，則謂之「不經師匠，無足采也」。景通，

貞觀中累遷太子洗馬，兼崇賢館學士。為《漢書》學者，又有劉納言，亦為當時宗匠。

納言，乾封中，歷都水監主簿，以《漢書》授沛王賢。及賢為皇太子，累遷太子洗馬，兼充侍讀。常撰《俳諧集》十五卷，以進太子。及東宮廢，高宗見而怒之。詔曰：「劉納言收其餘藝，參侍經史，自府入宮，久淹歲月，朝遊夕處，竟無匡贊。闕忠孝之良規，進詼諧之鄙說，儲宮敗德，抑有所由。情在好生，不忍加戮，宜從屏棄，以勵將來。可除名。」後又坐事配流振州而死。

羅道琮

羅道琮，蒲州虞鄉人也。祖順，武德初，為興州刺史。勤於學業，而慷慨有節義。貞觀末，上書忤旨，配流嶺表。時有同被流者，至荊、襄間病死，臨終，泣謂道琮曰：「人生有死，所恨委骨異壤。」道琮曰：「我若生還，終不獨歸，棄卿於此！」瘞之路左而去。歲餘，遇赦得還，至殯所，屬霖潦瀰漫，柩不復可得。道琮設祭慟哭，告以欲與俱歸之意，若有靈者，幸相警示。言訖，路側水中，忽然湧沸。道琮又咒云：「若所沸處是，願更令一沸。」咒訖，又沸。道琮便取得其屍，銘誌可驗，遂負之還鄉。當時識者稱道琮誠感所致。道琮尋以明經登第。高宗末，官至太學博士。每與太學助教康國安、道士李榮等講論，為時所稱。尋卒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